

三十三册  
卷之七  
近悦编



林下筆記卷之上

通鑑綱目卷

方正學考據

孫家莊與馬

胡家莊與仁

黃一山詔

提莊與代

黃家莊與外

陳白氏與外

陳家莊與外







林下筆記卷之七

近悅編目錄

方正學孝孺

吳康齋與弼

胡敬齋居仁

婁一齋諒

魏莊渠校

夏東巖尚朴

陳白沙獻章

張東所訓

賀醫問欽

陳時周茂烈

陳秉常庸

薛敬軒瑄

王凝齋鴻儒

周小泉蕙

薛思菴敬之

呂涇野耒

楊天游應詔

王石渠恕

馬谿田理

楊斛山爵

王陽明守仁

徐橫山愛

錢緒山德洪

王龍谿畿

董蘿石澣

程松溪文德

徐魯源用檢

萬鹿園表



王敬所宗沐

張陽和元忭

胡令山澣

鄒東廓思益

歐陽南野德

聶獲江豹

羅念菴洪先

劉雨峯文敏

劉師泉邦采

劉三五陽

黃洛村宏綱

王塘南時槐

萬思默廷言

鄒南臯元標

羅匡湖大紘

章本清潢

薛方山應旂

徐存齋階

楊幼殷豫孫

蔣道林信



孟我彊秋

薛中離侃

李見羅材

王心齋良

徐波石樾

王東涯縻

羅近溪汝芳

楊復所起元

耿天臺定向

耿楚倅定理



集澹園跋

潘雪松士藻

方本菴學漸

何克齋祥

祝無功世祿

周海門汝登

陶石簣望齡

劉冲清塙

湛甘泉若水

呂中石懷

何吉陽遷

洪覺山垣

唐一菴樞

蔡白石汝楠

許敬菴茅遠

馮少墟從吾

唐曙臺伯元

王順渠道

趙考古謙

曹月川端

黃南山潤玉

羅一峰倫

章楓山懋

莊定山景

張東白元禎

陳布衣真晟

張古城吉

周翠渠瑛

蔡虛齋清

潘南山府



羅東川僑

羅整菴欽順

汪石潭俊

崔浚渠銑

何柏齊塘

王浚川廷相

黃恭川佐

張甬川邦奇

張淨峰岳

徐養齋問

李諸生經綸

顧涇陽憲成

高景遠攀龍

錢啓新一本

孫淇澳慎行

顧涇允允成

史玉池孟麟

劉靜之永澄

許靜餘世卿

耿庭懷橘

吳霞舟鍾密

華鳳超允誠

陳幾亭龍正

劉念臺起東

李谷平中

霍渭厓韜

薛西原蕙

舒梓溪芬

朱瞿塘知德

盧冠巖守忠



呂心吾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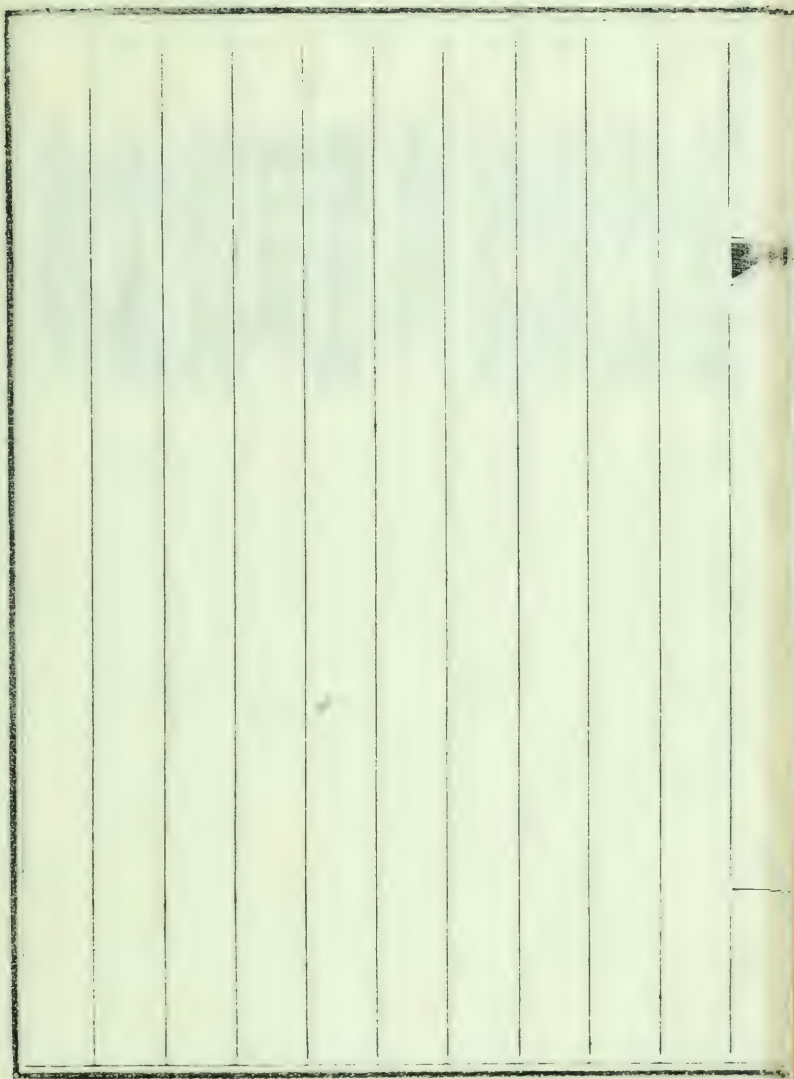
鹿乾岳善繼

曹貞予于汴

郝楚望敬

黃石齋道周

金正希聲



林下筆記卷之七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近悅編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此遠者求則近者  
悅之義也乃鈇集皇明儒說以作近悅編

方正學孝孺

諸儒學案之師

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寧海人其雜誠曰人孰為重身  
為重身孰為大學為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心  
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同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  
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

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恒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於心見於事出而不墮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又曰古之仕者及物令之仕者適己及物而仕樂也適己而棄民耻也與其貴而耻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又曰一年之勞為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為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為之君子之為利利人小人之為



利利己又曰為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  
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為罔  
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為野時  
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為固惟  
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為故行而不罔不  
野不固又曰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  
暴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恒分而知恒道奚由  
亂又曰貧國有四而立荒不與焉聚歛之臣貴則國  
貧勲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  
則國貧又曰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

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又曰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為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又曰仕之道三誠以相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為者皆徇乎人徇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又曰金玉犀貝非產於一國而聚於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天下皆將為吾用奚必盡出於己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為不若任

賢之速也又曰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  
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  
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木愈於詐聞  
以權詐亡國未聞鄙木者之債事也故君子尚朴而  
不尚華與其詐也寧木又曰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  
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之於性化之於習也師說曰  
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然以斯文自任直欲排洪荒而  
開二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禪伊周  
孔孟合為一人斯斯乎臣盡忠子盡孝一本於良心  
之所固有者舉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幾於風



移世廢一日乃得透此一箇精光不可掩遏蓋至誠形著動廢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雖謂先生為中庸之道可也

吳康齋與弼

崇仁學案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為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

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  
西進為學問之全功

吳與弼字子傳號康齋撫州之崇仁人從洗馬楊文定溥學焉雨中被簑笠負耒耜與諸生并耕談乾坤艮巽坎震兌英於所耕之耒耜可見先生樂道安貧曠然自足真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曾不足過而覽焉食後坐東牕四體舒泰神氣清朗讀書

愈有進益心平氣和與物皆春嘗讀孟子湛然虛明  
綠陰清晝薰風徐來山林間寂天地自濶日月自長  
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  
可驗嘗曰處大事者須深沈詳察又曰大輅與柴車  
較逐鸞鳳與鴝臯爭食連城典瓦礫相觸君子與小  
人聞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也又曰三綱五常  
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先生之學刻苦奮勵  
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得之而不知足蹈手  
舞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人之心者  
而言動之間悉歸平澹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

儀處之恬然圭角不露語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  
春風靜後功可謂先生寫照也薛文清多困於流俗  
陳白沙猶激於聲名唯先生醇乎醇云

胡敬齋居仁餘干人

胡居仁字叔心學於康齋嘗言治國之法寓兵未復  
先行屯田井田之法以田為母以人為子增減而授  
之居業錄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  
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  
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  
速行事得之最實又曰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



夫人非真見也只想像這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  
即事物上窮究又曰今人為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  
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又  
曰天下有難處之事順理處之不計校利害則本心  
泰然而若不以義理為主則遇難處而越難處矣又  
曰天地間無處不是氣硯水瓶須要兩孔一孔出氣  
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則氣不能出而塞乎內水不  
能入矣以此知虛器內皆有氣故張子以為虛無中  
即氣也又曰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水之凝釋於水

婁一齋諒

廣信上饒人

妻諒字克貞學於康齋見搬木之人而悟道得力曰  
道便是木知覺運動便是性

魏莊渠校崑山人

魏校字子才學於胡敬齋其體仁說曰天地渾渾一  
大氣也萬物分形其間譬若百果纍纍總是大樹生  
氣貫徹又如魚在水中內外皆水也人乃自以私意  
間隔豈復能與天地萬物合一乎論學書曰人心通  
窺於古是以能言多言之人此心奔逆外出未言古  
常有動意故其蓄聚恒淺應用易踈但與其相制於  
外不若收斂於中驗之放去收轉之間而心之存止

收繫當自有著力處又曰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  
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若開口告人負要人憐  
我以小惠向沫我得無為賤丈夫乎又曰天文左右  
前皆動也唯北辰不動人身背亦如之故曰天根之  
學本易艮背之旨

夏東巖尚朴 永豐人

夏尚朴字敦夫學於婁一齋其文集曰吾儒之學靜  
中須有物譬如果核雖未萌芽然其中自有一點生  
意老釋所謂靜特虛無寂滅而已如枯木死灰安有  
物乎又曰義由中出猶快刀利斧劈將去使事事合



宜是集義若務矯飾拘外卽是義龍襲猶襲裘之襲  
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人能濟人利物為心則與天  
地之心相契宜其受福於天也故曰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又曰仁是心之德如桃仁杏仁一般又曰花者  
華也氣之精華也天地之氣日循根幹而升到枝頭  
去不得了氣之精華遂結為蓓蕾久則苞畜不住忽  
然迸開光明燦爛如此人能涵泳義理澆灌此心優  
柔厭厭而有得焉則其藪之言論措之行事自有不  
容己者所謂和順積中英華藪外是也

陳白沙獻章

白沙學案具喫緊工夫全在涵養  
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

動故出其門者多清苦自立不以  
富貴為意其高風之所激遠矣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白沙里人先生之學以虛為基  
本以靜為門戶以四方上下徃古來今穿紐湊合為  
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為功用以勿忘助之間為體  
認之則與何時矩書曰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  
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  
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通見  
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  
與誠百世與名無一物奸於其間翕歟說曰人具七  
天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果

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欲貪  
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愈而爭憂而悲窮則濫  
桀則淫凡百所為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  
禽獸可也先生學宗自然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溪達  
源與鳶魚同一活潑而握造化之樞機獨開門戶超  
然不凡靜中養出端倪

張東所訓

南海人

張訓字廷實其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  
為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柳塘記曰沿塘植  
柳偃仰披拂於朝烟暮雨之間千態萬狀可數十本



塘之水微波巨浪隨風力強弱而變化可數十丈鷺  
鷺之歌吟魚鰕之潛躍雲霞之出沒不可具狀境與  
心礙塊然莫知其樂之所以後誦昔人柳塘春水漫  
及楊柳風來面上吹之句則心與句得茫然不知妙  
之所寓理與心會精與神融不必詩之出口所謂至  
樂與至妙者皆不暇外求而得矣又曰心之本體如  
大江東下沛然莫之能禦小溪流便有停止便是  
死水便生臭腐矣

賀醫閭欽

定海人

賀欽字克恭其言行錄有教女十二條曰安詳恭謹

曰承祭祀以嚴曰奉舅姑以孝曰事丈夫以禮曰待  
婦姒以和曰教子女以正曰撫婢僕以恩曰接親戚  
以敬曰聽善言以喜曰誠邪妄以誠曰務紡績以勤  
曰用財物以儉

陳時周茂烈

福之甫  
田人

陳茂烈字時周嘗曰古人如徐鄣孝者真百鍊金孝  
子也

陳秉常庸

南海人

陳庸字秉常其學謂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  
苟由我於子何有焉

薛敬軒瑄

河東學案其學惻惻  
無華怡守宋人矩矱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其讀書錄曰事已往者不追最妙又曰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又曰石壁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也又曰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於此可見又曰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天地之土同一夫之



心與億兆之心同先生為御史在宣正兩朝未嘗錚錚一論事然平生多兢兢檢點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蓋如此或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唯覺性天通一代理學之儒唯先生無間言非實踐之儒歟

王凝齋鴻儒

河南陽人

王鴻儒字懋學其筆語曰虞夏雍州貢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自今日觀之則漕運當由北中行者千里由是知唐虞北邊壇境尚遠在河外也又曰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無商音此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又曰墨

尊陽也在作犧尊陰也在西堂上以陽為主也縣鼓  
陽也在西應鼓陰也在東堂下以陰為主也又曰孔  
子之謂集大成樂一變為一成尚非大成九成皆畢  
然後謂之大成

周小泉蕙

山丹衛人

周蕙字廷芳其學以程朱自任

薛思菴敬之

陝之渭南人

薛敬之字顯思其所居南山有席惠為文祭之旬日  
間席死平地暴雨出幾至沉陷亦為文告之水即  
下洩聲如雷唱人比之昌黎鰐魚文其野錄曰今天

下只是一個名利閑注孔壅住多少俊才氣化然也  
又曰堯舜之世以德相尚故無讖緯術數之可言漢  
唐以下偽學日滋故有讖緯術數之事

呂涇野枏陝之高陵人

呂枏字冲木具學以格物為窮理朝鮮聞先生之名  
奏請具文為式國中具語錄曰長江之上大海之濱  
風波之險可畏也至於風恬浪息漁人出沒其間鷗  
鷺飛鳴其中若相狎而玩者何也水忘機也漁人鷗  
鷺亦忘機也若乃吾人之宅心宜若平且易焉已矣  
反有不可測者則其為風波之險莫大焉此莊生所



謂險於山川者是故機心忘而後可以進德矣曰  
只看如何平易平易一差恐靡然矣又曰物之遇雨  
或生或長其效是速人遇教而不興者何也先生曰  
只是中心未實如五穀之種或蠹或澁難乎其為苗  
矣先生曰昔者有一僉事求見王懿菴曰西來三件  
事一件為黃河二件為華山三件為見先生又曰余  
在會試場見一舉子對道學策欲將今之宗陸辨朱  
者誅其人焚其書是有合於問目且經書論表俱可  
同事者欲取之予則曰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  
日出仕必知迎合權勢乃棄而不取出語門人曰凡

論前輩湏求至當亦宜存厚不可肆意妄語

楊天遊應詔

閩之建安人

楊應詔稱天游具文集曰今世學者病於不能學顏子之學而先欲學曾點之狂不鮮克已復禮便欲天下歸仁不鮮事親從兄便欲手舞足蹈不鮮造端夫婦便欲說鸞飛魚躍不鮮衣錦尚絅便欲無聲無臭不鮮下學上達便自謂知我者其天豈不舛哉

王石渠恕

三原學案多以氣節著風土之厚而又加之學問者也

王恕字忠貫三原人具意見集曰春秋者孔子因左邱明所作魯史而修之也何為以左氏為傳而以公

羊穀梁并行謂之三傳乎今觀公穀傳不過發明孔  
子筆削褒貶之意未嘗外左氏所記之事而鑿空爲  
之說此左氏不可爲傳一也孔子言左邱明耻之某  
亦耻之觀此則知左丘明生乎孔子之前而爲孔子  
之所敬信也不應生乎後者爲之經而生乎前者爲  
之傳以釋經也此左氏不可爲傳二也又曰貢助徹  
是三代養民之法庠序學校是三代教民之法後來  
有王者起必來取三代教養之法以爲法後來王者  
之師也



馬理字伯循嘗語曰見行可之仕唯孔子可以當之  
學聖人者當自量力故每出不一二年即歸歸必十  
數年而後起綽綽然於進退之間

楊斛山爵

陝之富平人

楊爵字伯修具論文曰文章以理為主以氣為輔所  
論純是一段義理是以理為主辭氣充盛渾厚不覺  
軟弱是以氣為輔須胸中正大不以偏曲邪小之見  
亂其心又廣讀聖賢格言以充養之如此則舉筆造  
語皆是膏中流出具吐辭立論愈出愈新而無窮也  
如取之左右逢其源也其騰涌洩蓄流轉渾厚波瀾

汪洋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其光焰叢揚照耀  
照灼如日月中天深谷窮壑之幽花石草木之微青  
者自青白者自白仰之以生輝觸之以成色也

王陽明守仁

姚江學案其學以良知致良知為  
主浙中十七人江右二十七人南

中九人楚中二人北  
方七人粵閩二人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其語錄曰吾輩通惠正如  
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  
能蔽何者活水有其源池水無其源有其源者由已  
無其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其源作輟者皆無源  
故耳又曰學絕道衰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

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  
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為德而反以為  
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俟其  
感發興起而後開之又曰病瘡之人瘡雖未發而病  
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未發而遂忘服藥調理之功  
乎若必待瘡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又曰人者  
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  
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又曰釋氏亦務養心然不  
可以治天下何也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  
天則自然就是工夫釋氏却要盡絕事物把心看作



幻相與世間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承絕學  
於詞章訓詁之後反求諸心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  
因示人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為知見知不  
圓於聞見致良知為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即知即行  
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用即工夫即本體即下  
即上無之不一以教學者支離眩蕩務華絕根之病  
可謂震霆啟寐烈耀破迷

徐橫山爰

浙中學案其學子  
亦似姚江學

徐爰字曰仁餘姚之馬堰人其月巖記曰巖形方外  
高幾百丈內石骨空虛圓洞徹天地端若立甌二洞

門自東門入初見西露微光若觀月自牀生行漸入  
光漸長至門內限光半當工弦循至正中光乃圓月  
在望西出門光微以隱若月自望至晦巖以月名本  
此瀛溪自幼日遊其間因悟太極之理

錢緒山德洪

浙之餘姚人

錢德洪字洪甫其論學書曰人生與世情相感如魚  
遊於水隨處逼塞更無空隙處波蕩亦自心起此心  
無所牽累雖日與人情事接相接真如自在順應無  
滯更無波蕩可動所謂動亦定靜亦定又曰目無一  
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一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

無一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又曰泥於舊見鬱而不化師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投水石於烈焰之中一時解化纖滓不留此亦千古之大快也

王龍谿畿

浙之山陰人

王畿字汝中其語錄曰良知是人身靈氣醫家以手足痿痺為不仁蓋言靈氣有所不貫也故知之充滿處即是仁知之新制處即是義知之節文處即是禮又曰良知本處如空中鳥跡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即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識也於此得個悟入方是無形方是無形象中



真面目不着纖毫力中大著力處也其調息法曰息  
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為不調相後一  
為調相坐時鼻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息雖無聲  
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息雖無聲亦無徒滯而  
出入不細是氣相也坐時無聲不結不粗出入綿綿  
若存若亡神資冲融情抱悅豫是息相也守風則散  
守喘則戾守氣則勞守息則密前為假息後為真息  
欲習靜坐以調息為人門使心有所寄神氣相守亦  
權法也調息與數息不同數為有意調為妄心虛無  
不沉不亂息調則心定心定則息愈調真息往來呼

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造化心息相依是謂息息歸  
根命之蒂也一念微明常惺常寂範圍三教之宗吾  
儒謂之燕息佛氏謂之反息老氏謂之踵息造化閭  
闢之元機也以此徵學亦以此衛生此便是徹上徹  
下之道先生悟無心無意無知無物之教曰任一點  
虛靈知覺之氣從橫自在頭頭明顯不離著於一處  
幾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塹也哉夫佛氏遺世累專理  
會生死一事無惡可去無善可為止餘真空性地以  
顯真覺從此悟入是為宗門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  
性命五慾薰染頭出頭沒於是而言無善惡適為濟

惡之津梁耳

董蘿石

海鹽人

董灃字復宗其求心錄曰五星聚奎濂洛大儒斯出  
五星聚室陽明道行其碧里疑存曰仁只是一團生  
生之意而其要本於慎獨慎獨而還其無聲無臭之  
天則萬物一體而純亦不已矣至此則潔淨精微而  
黏帶不生杳無朕兆而宛然可見聖人非見水乃自  
見其心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觸處相應雖遇磐石  
亦不捨晝夜矣豈必川哉

程松溪文德

永康人



程文德字舜敷其論學書曰天下事過則有害雨澤非不善也過多則滂其為害也與旱同今有意為善而任心自是者皆雨之滂也又曰險易順逆之來若寒暑晝夜之必然無足怪者已不當人必當之孰非已也是故君子之於憂患不問其致之而唯問其處之故曰無入而不自得苟微有介焉非自得也

徐魯源用檢

娶之蘭溪人

徐用檢字克賢先生嘗問羅近溪曰學當從何入近溪諧之曰无欲入道朝拜夕拜室中有人傳汝先生不悅後在江省糧署方治文移忽聞有唱者舜何人

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先生大悟自是心地日  
瑩。平生見解脫落。具蘭遊錄語曰。問。正夫修道名不  
出於閭里。何以使一世法則。曰。卽如吾輩在舟中。一  
事合道千萬。世行者決不能出此範圍。一言合道千  
萬。世言者決不能舍此法度。苟不如此。其行必難寡  
悔。其言必難寡尤。此之謂也。法世則又曰。學者不消  
說性體如是如是。只當說盡性之功如何。如禹治水  
何。曾講水清水濁水寒水溫只是道之入於海耳。若  
但說水如何。縱令辨淄澠分三災畢竟於治水之事  
分毫無與。又曰。與友人坐夜分羣動既息。天籟自鳴。

鳴非外也聽非內也天人一也一此不已也通乎晝  
夜之道而知此其庶幾乎又曰三綱五常天下元氣  
也扶綱常所以扶元氣也即使舉世皆亂大丈夫能  
自任以綱常之重卽一人赤手可扶元氣

萬鹿園表 寧陵人

萬表字民望其鹿園語要曰聖學工夫只在格物所  
謂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凡不於自己心性上透徹  
得者皆不可以言格到得頓悟見性則徹底明盡不  
爲一切情景所轉如鏡照物鏡無留物如鳥飛空空  
無鳥跡日用感應純乎誠一莫非性天流行無擬議



無將迎融識歸真反情還性全體皆仁矣

王敬所宗沐

台之臨海人

王宗沐字新甫其文集曰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在天為不已之命而在人為不息之體孔門之所謂仁者先生之所謂知者也

張陽和元忬

越之山陰人

張元忬字子蓋從龍溪得其緒論故篤信陽明龍溪談本體而講言工夫識得本體便是工夫先生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工夫不二齋書動靜者時也無動無靜常翕而不張常聚而不散者心也夫心

無動靜而存心之功未有不自靜中得之者初學之士未能於靜中得其把柄遂欲以憧憧擾擾之私而妄意於動靜合一之妙譬之駕無柁之舟以浮江漢犯波濤其不至覆且溺者鮮矣又曰人有知覺禽獸亦有知覺人之知覺命於理禽獸之知覺命於氣今但以知覺言良知而不分善惡不將混人性物性而無別耶夫所謂良者自然而然純粹至善者也參之以人為蔽之以私欲則可以言知而不得謂之良知矣又曰仁之為物未易名狀故孔門罕言仁凡所言皆求仁之功而已其曰仁者人也仁人心也此則直

指仁體矣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心人之生以天地之心為心虛而靈寂而照常應而常靜謂具有物也而一物不容謂其無物也而萬物皆備無物無我無古無今無內外無始終渾然廓然凝然炯然仁之體倘如是乎問相天下當用何術對曰無私曰無私不足以盡相之道必加意於知人知人有法必令人舉一人嚴連坐之法而後舉必得人自古才相智相代不乏人徃徃徇私而敗故無私而後能知人又曰當思父母生我之時先淨淨只有此性命一切身外物真如水土漚奈何拋我之本來而汲汲營營於身外



暫生暫滅之浮漚乎又曰有壁立萬仞之節槩可以  
語光風霽月之襟懷

胡令山澣

餘姚人

胡澣字川甫曰宋儒尚分別故勤註疏明儒尚渾成  
故立宗旨然明儒厭訓詁支離而必標宗旨以為的  
其弊不減於訓詁道也者天下之公道學也者天下  
之公學何必區別宗旨哉

鄒東廓思益

江右學案亦  
陽明之學

鄒守益字謙之江右安福人初見文成日夕談學先  
生忽有省曰往吾疑程朱補大學先格物窮理而中

庸首慎獨而不相蒙今釋然格致之即慎獨也其論  
學書曰向來起滅之意尚是就事上體認非本體流  
行吾心本體精明靈覺浩浩乎日月之常照淵淵乎  
江河之常流其有所障礙有所滯礙掃而決之復見  
本體又曰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義理今人理會義理  
猶是利害又曰世謂曾子得之以曾子貢失之於敏  
果若而言則敏劣於魯矣古人學術須到氣質脫化  
處方是歸根復命德則屢中是不免挨傍氣習猶有  
倚著而戰戰兢兢任重道遠豈魯者所能了故嘗謂  
曾子能脫化得魯故卒傳其宗子貢不能脫化得敏

故終止於器具語錄曰問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以目言之明固目也昏亦不可不謂之目當其昏也非目之本體矣又問道器之別曰盈天地皆形色也就其不可觀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為道就其可觀可聞體物不遺指為器非二物也令人却以無形為道有形為器便是裂了宗旨

歐陽南野德

江西泰和人

歐陽德字崇一其論學書曰凡兩念相牽即是自欺根本如此不了卒歸於隨逐而已

聶履江豹

永豐人



聶豹字文蔚其論學書曰自世之學者不求濬其萬  
物一體之原使之眈眈淵淵生意流通乃懸空杜撰  
龐洞籠罩之說謂是為學問大頭腦究其至與墨子  
兼愛鄉愿縮世又隔幾重公案又曰寂然不動中涵  
太虛先天也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可以合德合明合  
序合吉五故曰天弗違觸之而動感而後應後天也  
何思何慮遂通而順應之故曰奉天時言人力一毫  
不與也

羅念菴洪先吉水人

羅洪先字達夫其論學書曰至寶不宜輕弄此丹家

語也然於此件頗相類千古聖賢只有收歛保聚法不肯輕美以至於死故曰兢兢業業過了一生

劉兩峯文敏

吉二安福人

劉文敏字宜充其論學書曰意根風波一塵蔽天豪傑之士徃徃為其所誤故學在於致虛以澄其源

劉師泉邦采

吉二安福人

劉邦采字君亮其易蘊曰能心忘則心謙勝心忘則心平侈心忘則心淡躁心忘則心恭嫉心忘則心和謙以受益平以補施淡以發智恭以明威和以通知成性存存九德咸事

劉三五陽 安福人

劉陽字一舒其洞語曰水之激失水之真矣情之激失情之真矣君子之情不激也故不激其言

黃洛村宏 江西南寧縣人

黃宏綱字正之嘗謂謝子曰太古無為中古無私太古至道中古至德吾將與子由至德而觀至道由無私而遊無為

王塘南時槐 吉安人

王時槐字子植嘗曰文者禮之散殊如視聽言動子臣弟友一切應酬皆是也以其散聚故曰時禮者文



之根底如孔子言所以行之者一是也以其至一故  
曰約學者時時修實行謂之博文事事協天則約禮  
卽事是理而非滯迹卽理是事而非落空此博約合  
一之學也又曰問事上磨鍊如何曰當知所磨鍊者  
何物若只要世情上行得周匝則去道遠矣

萬思默迂言

南昌東漢人

萬迂言字以忠其約語曰平天下平字最妙深味之  
令人當下恬然有與天地萬物同止其所氣象一道  
清冷萬古常寂學者須見此氣象格致誠正與修齊  
治皆行所無事不作煩辭不落有所人人孝弟慈便

人人空靜安浪靜風恬廓然無事總一個至善境界  
所謂安止也何等太平蓋古之帝王起手皆是平的  
意思故結果還他一介天下平後世不然多屬意氣  
意見有作功能自己心浪未平安能使人心太平古  
人平的氣象未夢見在

鄒南皋元標

豫之吉  
水人

鄒元標字爾瞻其文集曰吾輩動輒以天下國家自  
任貧子說金其誰信之古人云了得吾身方能了得  
天地萬物吾身未了縱了得天地萬物亦只是五霸  
路上人物自今以往直當徹隨做去有一毫病痛必

自照自磨如拔眼前之釘時時刻刻始無愧心

羅匡湖大紘

福吉之安人

羅大紘字公廓其蘭舟襍述曰仁本與萬物同體只為人自生分別所以小了古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非意之也其心量原自如此今處中國只爭個江西江西又爭個吉安吉安又爭個安福安福又爭個某鄉某鄉又爭個某里某里又爭個某姓某姓又爭個某房某房又爭個某祖父位下某祖父位下又只爭我一人終生營營不出一身一家之內此豈不是自小乎故善學者愈克之則愈大不善學者愈分之則



愈小

章本清漢

南昌人

章漢字本清其學箴四條一曰大學明德親民止至  
善中庸經綸立本知化育此是聖人全學康幾學有  
歸宿一曰虞廷危微精一孔子操存舍止此是心學  
正傳康幾學有入路一曰顏子欲罷不能曾子死而  
後已此是為學真機康幾不嚴半道一曰明道每思  
蔡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象山在人情物理事變上  
用工夫此是為學實地康幾不嚴異端

薛方山應旂

南中學字彙亦陽  
明之學

薛應旂號方山武進人其紀述曰古諸侯多天子絀  
別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絀  
補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漢唐以來則無  
是矣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令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  
祭始祖亦可也

徐存齋階

松江華亭人

徐階字子升其論學書曰人未飲酒時事事清楚到  
醉後事事昏忘及酒醒後照舊清楚乃知昏忘是酒  
清楚是心之本然人苟不以利欲迷其本心則於事  
斷無昏忘之患克己二字此醒酒方也

楊幼殷豫孫 華亭人

楊豫孫字幼殷其西堂日記曰古詩云百年三萬日  
有能全受三萬日者能幾人我童兒戲豫暗數十年  
稍壯便習章句以至學校之比較棘園之奔走又明  
去了二三十年中間有能用力於仁者能幾時哉夫  
子自衛反魯子夏年二十九子游年二十八曾子最  
少皆已卓然為儒就令觀之彼何人哉此何人哉今  
人登第大概三四十歲人方有一二知向學者古之  
學者先學而仕故兩得之今之學者既仕方學故兩  
失之然就三十登仕者言之若肯勵朝聞夕死之志



學到五六十歲亦必稍別於流俗奈何志之不立悠  
地悠悠耶又曰江河亦土也得水以名未嘗有水水  
流相禪一瞬不居非江河之有也人見江河之多水  
孰知非其有哉惟其不有是以能生負舟充查蕃魚  
長龍為世之需池沼者有其水者也故留之水性不  
遂而生道息故曰江河競注而不流又曰方長不折  
非止愛物只是養仁不獨賢者有此心也令人見折  
花將盡便自不忍及斬刈合抱就以為當然了無顧  
惜其不忍之心沒於見利之可用也有欲故也唯有  
欲便不能充

蔣道林信楚之常

蔣信字鄉實其桃岡日錄曰人除却血肉只有這一  
片精靈喚做心一動一靜之間正是這精靈元氣本  
體故心也者無知而無不知無為而無不為不當於  
心外更求知得此心者又是何物又曰浩然之氣與  
夜氣平旦之氣同乃指精靈之心而言

孟我彊秋

北方學案亦  
陽明之學

孟秋字子成山東荏平人論學書曰曾子之學一貫  
之學也此曾子作大學之宗旨也故析而言之曰脩  
身也正心也誠意也致知也格物也若名目之不同

合而言之則一也

薛中離侃

粵閩學案亦陽明之學

薛侃字尚謙廣東揭陽人語錄曰子夏篤信聖人不  
如荅雕開之求自信將有說夫子之道不如顏子於  
言無不悅

李見羅材

止修學案亦陽明之學而別立宗旨者也

李材字孟誠論學書曰百步激於寸括並粵判於庭  
除未有種桃李而得松柏之實者毫釐千里此學之  
宗趣所以必謹其初也大學之所以先知止程門之  
所以先識仁者其意亦由此也乎



王心齋

泰州學案亦  
止修之學

王艮字汝止泰州人語錄曰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  
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  
弊至於弑父與君

徐波石

貴溪人

徐樾字子直其語錄曰六合也者心之邪耶四海也  
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唯有此  
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窮測也

王東

唯懷  
泰川人

王懷字宗順其語錄曰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饑食渴

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  
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天地以大具量  
山岳以聳其志冰霜以嚴其操春陽以和其氣

羅近溪汝芳

江西南城人

羅汝芳字惟德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為的以天地  
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為大語學者曰諸君目前  
各自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  
甚麼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麼灘瀨可以滯得你况  
民之來與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  
為易搖而王道蕩蕩平平終身由之絕無崎嶇灘瀨

也

楊復所起元

廣東歸善人

楊起元字貞復證學編曰人本無心因家國天下而有心心本無所因不識心而忘以為有所蓋家本齊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齊國本治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治天下本平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平唯不於彼起見而第求諸身無作好無作惡保合吾身之太和而已此之謂真修又曰大人通天下為一身若分別人我太重則自己心先不平何以平天下所謂修身為本者將此分不平心修去之乃成其大



譬之植樹者修去旁枝餘蘖根本便自盛大而發榮滋長

耿天臺定句

楚之黃安人

耿天臺字在倫其論學語曰三代以降學術分裂高者虛無卑者繁縟夫子出而單提為仁之宗仁者人也欲人反求而得其所以為人者戰國功利之習權謀術數孟子出而又提一義使知羞惡而有所不為六朝以下清虛任放決裂名教宋儒出而提掇主敬之旨主敬禮也其後日趨於格式形迹真機埋沒陽明出而提掇良知之旨良知智也由仁而義而禮而

智各舉其重實則一貫也今為致知之學者又以意識見解承當崇虛耽無思以救之宜莫如信引其影鄉音歸之海貝地

耿楚侗定理

耿定理字子庸天臺之仲弟也論學語曰龍溪言顏子心常止故不遷心常一故不貳先生曰否人試觀當怒時中更有個止體在當過時中更有個一體在是二本也即能之其怒其過非真機也顏子所好唯學即生平之怒以學而怒學外無怒也生平之過以學而過學外無過也可見一生精神只是此學更無

滲漏處也

焦澹園竑

衛人

焦竑字弱侯萬曆甲午為東宮講讀官嘗於講時有鳥飛鳴而過太子目之先生即輟講皇太子改容復聽然後開講取故事可為勸戒者繪圖上之名養正圖解

潘雪松士藻

徽之娶源人

潘士藻字去華其闇然堂日錄曰默識二字終身味之不盡縵涉擬議非默識縵管形迹非默識縵一放過非默識縵動聲色非默識縵以意氣承當非默識



終日如愚參前倚衡如見如承亦臨亦保此默識景象也

方本養學漸

桐城人

方學漸字達卿嘗曰人心道心非謂心有二也危高大也人心之量本自高大其中道理則極精微心危而微故謂之中何以執之必也唯精乎精於求微乃充滿其唯危之量而道始歸於一一則中矣此允執厥中之旨也此理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顯然共見無所用隱也人自不之顧耳又曰天理人欲原無定名以具有條理謂之理條理之自然謂之天動於

情識謂之欲情識感於物謂之人故天理而滯焉即理為欲人欲而安焉即欲為理

何克齋祥

四川內江人

何祥曰人於良心上用則聰明日增於機心上用則聰明日減

祝無功世祿

鄱陽人

祝世祿字廷之嘗曰人從有生來習染纏絆毛髮骨髓無不受病縱朋友善攻人過亦難枚舉唯是彼此互相虛下開一條受善之路此真洗滌腸胃良劑又曰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門又曰權

勢之門其利害入幕之客不能見而千里之外見之  
仁義之門其是非樞衣之士不能定而百世之下定  
之

周海門汝登

疎縣人

周汝登字繼元嘗曰此心一刻自得便是一刻聖人  
一日自得便是一日聖賢常常如是便是終身聖賢  
或問天根月窟曰汝身渾是太極念頭初萌纔發此  
問便是月窟問處寂然念慮俱忘便是天根寂而萌  
萌而寂便是天根月窟之徃來萬事萬化皆不外此  
處處皆真頭頭是道便是三十六宮都是春



陶石簣望齡

會稽人

陶望齡字周望嘗曰堂皇之雜運簿領之勤勞時時大用顯行但少有厭心忽心因觸而動恚心因煩而起躁心即是習氣萌生處即是學不得力處損之又損覺祛除稍易時卽得力時也

劉冲倩塙

會稽人

劉塙字靜主嘗曰言尤之媒也既已有言矣自僅可寡尤而不能無尤無尤其默乎行悔之根也既而有行矣自僅可寡悔而不能無悔無悔其靜乎又曰世極深極險矣我只淺易世極奇極怪矣我只平常世

極濃極艷矣我只淡泊世極崎極曲矣我只率直允  
若茲不唯不失我而世且無奈我何

湛甘泉若水

甘泉學案廣  
東增城人

湛若水字元明與陽明分主教事陽明宗旨致良知  
先生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學者遂各立門戶嘗曰格  
者至也即格於文祖有苗格之格物者天理也即言  
有物舜明於庶物之之物即道也格即造詣之義格  
物者即造道也知行并進學問思辨行皆所以造道  
也故讀書親師友酬應隨時隨處皆求體認天理而  
涵養之無非造道之功或問學貴煎銷習心心之習

也非固有也形而後有者也外鑠而中受之也煎銷  
者煉金之名也金之精也有汚於鉛者有汚於銅者  
有汚於糞土之侵蝕者非鍊之不可去也故金必百  
鍊而後精心必百鍊而後明先生曰此說得之煎銷  
習心便是體認天理功夫到見得天理時習心便退  
聽如煎銷鉛銅便是鍊金然必須就鑪錘乃得鍊之  
之功今之外事以求靜者如置金於密室不就鑪錘  
雖千萬年也只依舊是頑雜的金

呂中石懷

廣信永  
豐人

呂懷字汝德受學於甘泉以為天理良知本同宗旨



作心統圖說以河圖之理明之一六同宗二七同道  
三八為朋四九為友各居一方五十在中如輪之有  
心屋之有脊兼統四方人之心是五十也陰陽合德  
兼統四端命曰人極至於氣質由身而有不能無偏  
猶水火金木各以偏氣相勝偏氣勝則心不能統之  
矣

何吉陽遷

何遷字益之學於甘泉以知止為要止者此心感應  
之機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可亂非止則退藏不密  
藏不密則真幾不生嘗曰自釋氏出儒者襲之相學

以虛為知而卒無以體物弊亦久矣近代致知格物之學復明學者類知求諸應感之幾以順性命而成化育於是天聰明之蘊康幾為天下利而空寂窠臼若將摧而易之由孟軻氏以來未有臻斯旨者蓋孔門遺意也

洪覺山垣

徽之娶源人

洪垣字峻之其理學聞言曰父母根也根孝弟是不離根發生處故生生之謂仁舍此便是無根之學仁義禮樂何實之有又曰志氣一舟也志至氣次是有舵之舟運用伸縮只見舟不見有舵氣一動志斯無

枕矣志一動氣執枕而用之者非其人也又曰百姓  
與知何以謂日用不知曰百姓之病無根之病百姓  
之善亦無根之善主宰未立學問未講故也又曰人  
之聰明各有所從發之竅精於此或暗於彼故聖學  
專從全體上不在聰明陽明云果是調羹舂臼手段  
只將空手去應副鹽梅汁米之類不患其不備也

唐一菴樞

湖之歸  
安人

唐樞字暉中其體元剝語曰浩浩太虛無有際住處  
中間靈通神妙徹字徹面亦不見從何處舉起向何  
處引著人氣質之凝似有住際然神通在心故其氣



也無涯其有涯惟有生耳舍其有生而能自主其所  
為氣總是浩浩一物乘不間之體而尸本全之化初  
未嘗毫髮添助亦未嘗毫髮假借界隔塵根妄施好  
惡遂使靈氣墮於有涯其語錄曰氣只是一氣陽氣  
是也陽息為陰故陰者陽之所不足也女者男之所  
不足也惡者善之所不足也惡亞心也謂之失其本  
心

蔡白石汝楠

浙之德清人

蔡汝楠字子木端居寤言曰從頭學聖人之志道問  
禮問官不妨漸學從頭便學問禮問官恐搜索講求

別成伎倆又曰人性全而物性偏人心智無涯故反危殆物心智有限故反近自然

許敬菴學遠

湖之德清人

許學遠字孟仲其訂正格物謂人有血氣心知便有聲色種種交害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尚在是物也故必常在根上著到方寸地灑灑不掛一塵方是格物夫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乃格物榜樣其原學曰天然自有之性效性而動之謂學性者萬物之一原學者唯人之能事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為其能學也學然後可以盡性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則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矣其論學書曰自心妙用即是涓涓之流亦是汪洋浩大之海須有鑿山濬川掘井九仞而及泉之功涓流浩海乃其自然不容人力也

馮少墟從吾

陝之長安人

馮從吾字仲好其辨學錄曰義利只有兩途人心原無二用出於義即入於利出於善即入於惡豈有無義無利無善無惡一切總歸於無心之理乎又曰天命之性如一陽來復造化生意雖未宣洩而凡宇宙間形形色色萬紫千紅無一不胚胎完具於其內故曰天命之謂性此自是實在道理原不落空若曰天



命之性渺渺冥冥一切俱無如此不知天命的是個甚麼便於天命二字說不去矣又曰山下出泉其源原清此性之說也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清者勿使之濁濁者復澄之清此學之說也又曰人得天地之理以為生此所謂義理之性也而氣質乃所以載此理豈舍氣質而於別處討索乎性原只是一個但言義理則該氣質言氣質則遺義理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不性焉其論學書曰率性是本體盡性是工夫率性衆人與聖人同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是也盡性衆人與聖人異如至於擴充以保四海是也

唐曙臺伯元

廣之澄  
海人

唐伯元字仁卿學於呂中石其言性一天也無不善  
心則有善不善至於身則去禽獸無幾矣性可順心  
不可順以其附乎身也身可反心不可反以其通乎  
性也故反身修德斯為學之要而其言性之善也又  
在不容說之際至於有生而後便是才其斥陽明從  
祀孔廟疏曰六經無心學之說孔門無心學之教凡  
言心學者皆後儒之誤守仁言良知新學惑世誣民  
立於不禪不霸之間習為多疑多詐之行招朋聚黨  
好為人師後人效之不為徇成則從鬼化矣

王順渠道

山東武城人

王道字純甫其文錄曰孟子後千載無真儒宋儒有是言余每讀之戚然漢之董賈兼文學政事之科蕭曹兩魏皆有政事之才至於孔明兼四科黃叔度管幼安陳大丘荀令君郭有道徐孺子皆德行科人三國人才尤盛至晉及唐代不乏人今一舉而空之曰無真儒嗚呼悠悠千載向誰晤語

趙考古謙

餘姚人

趙謙字撫謙謂門人王仲迪曰寡欲以養其心觀止以明其理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



不難到有造化經綸圖

曹月川端

河南通  
池人

曹端字正夫脩人倫日用之事可見之施行者為夜  
行燭一書言人處流俗中如夜行視之則燭引之於  
前矣其語錄曰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儆千邪  
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功於此又曰生死路頭惟在  
順理與從欲又曰道無形體可見而聖人一身渾然  
此道故無形體之道皆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

黃南山潤玉

浙之郭  
縣人

黃潤玉字孟清先生之學以知行為兩輪嘗曰學聖

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在謹獨其萬象錄曰人有心中一窩氣寓得理而靈故曰心神太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故曰天神人有一人之命有一家之命有一國之命若長平坑卒一國之命也氣數也

羅一峯倫

吉之永  
豐人

羅倫字彞正其要語曰進善無足處有足便小了君子之學持靜之本以存其虛防動之流以守其一虛則內有主而不一則內有防而不入則物不交於我矣物不交於我則我之所以為我者非人也天也

章楓山懋

金華蘭谿人

章懋字德懋其語要曰學者須大其心腦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緣會大又須心小心小則萬理畢晰必有涵養工夫心緣會小不至狂妄矣

莊定山景

江浦人

莊景字孔陽先生以無言自得為宗受用於洛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為飛魚躍之機畧見源頭打成一片嘗曰學以存心為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則豁然澄澈而羣妄自然退聽好惡用舍各中乎節

張東白元禎

南昌人



張元禎字廷祥先生嘗言寂必有感而遂通者不隨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紛已先發陽明未發時驚天動地已發時寂天冥地之蘊

陳布衣真晟

福之鎮海衛人

陳真晟字剡夫初字晦夫以布衣自號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為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其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天順二年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嘗論

義理之聚於物猶蚕絲之聚於繭至精微密者也  
一物不能繹則物物皆不能繹譬如印板但印出一  
張模糊則張張皆模糊心鹿之病何以異此夫學一  
也豈有道俗之分所以分者在乎心而已矣故志乎  
義則道心也志乎利則俗心也道學俗學只在義利  
之間朝廷風化攸繫故以道學鼓天下則天下皆道  
學而義風盛以俗學鼓天下則天下皆俗學而利習  
熾此程朱所以皆欲朝廷革俗習而崇義方有以也

張古城吉

江西餘干人

張吉字克修嘗語學者曰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

周翠渠瑛

福之弟  
田人

周瑛字梁石寓書李天厓曰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  
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  
得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  
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可以窮理有一本  
自得之妙矣一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  
聚於此又如鷄卵雖自渾然而羽毛觜距皆具於此

蔡虛齋清

福之晉  
江人

蔡清字介夫語要曰四肢百體身之膚殼也愚惡者  
所均有也心術言行身之精也思齊賢者所致力也



於此而不致其力焉是無升也所存者膚殼而已矣  
多言何為人之真常見於飲食言語之末因仍造次  
之間故君子慎獨除之根也不然畢露矣最要靜愈  
靜愈靈天下事斷非浮躁者所能完也天地人物櫛  
栞皆在靜上靜之一字更須於動中驗之動而不失  
其靜乃為得力又曰人心是萬理之府惟虛則無障  
礙學問工夫只是要去障礙而已心固主思然思之  
太迫促亦反為逆其心天之本然而不免迷墜瞶亂  
於眼前矣又曰天下未有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未有  
無祖宗父母之人人身而不能頃刻而離乎祖宗父

母人心不可頃刻而忘乎祖宗父母心而忘祖宗父  
母是木之斷其根水之絕其源者也縱不朝夕苑滅  
亦禽獸中之頑賊者矣其論文曰不為世態酣濡不  
受古人繩束卷舒出沒如朝霞暮雲始筆下有自然  
風味蓋其在萬山中玩心高明是以其言論概以六  
經為吾心註脚每有引而不發之意軒然霄漢之上  
俯視萬有無一足嬰其懷者其省身法云風光月霽  
其心腦海濶天高其咒字鳳毛麟趾其威儀玉振金  
聲其辭語又云勸君莫著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  
莫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溫公律身嚴

與人忠赤必質神明素行孚校童又云咒量要宏識  
見要精趣味要清脣食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百  
病自遯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定君不見鐘不扣則  
不鳴水不止則不澄澄其心於淵澄之天奉其身於  
光明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  
如萬鈞之弩一發便中其機會此蓋古之人也以篤  
實信天下以大節竦天下以咒量乞天下以學識周  
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猷實事業副天下嗚呼  
豈不真烈烈然大丈夫哉

潘南山府

漸之上  
虞人



南山素言云好人譽已而忌補人之善惡人毀已而  
樂道人之惡民俗斯下矣古之言也心之聲今之言  
也口之聲古之文也言之文今之文也文之文今之  
心亦果有異於古之心乎飲食男女入道之門也故  
君子謹微務禮義以養心者積久而身潤務旨甘以  
養口者過則疾病生焉耽淫樂者必耽色好善人者  
必好學邪正各以類動也治家亦欲嚴嚴然後和和  
然後久俗吏聖門蠹家之賊也腐儒聖門敗家之子  
也經筵得真儒人主無非心朝廷得賢相人主無過  
舉君子與時進退故終身無咎心內也言動衣冠外

也。內外交正，然後謂之君子。君子處事過緩則怠，過速則踈，其損一也。聖人吾不得見矣，吾見六經矣。因語以求心，聖人亦可見矣。無實之名，禍之門也。無名之實，福之基也。居官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本也，遠聲色勤之本也，去諛邪明之本也。民生不可一日無穀帛，尤不可斯須無禮義。學者有繼聖之心，匹夫有顯君之志，皆分內事耳。好聞過不若好改過。學然後知過，學之篤然後能改過。士之樂放佚者，漸與無忌憚近矣。古者文以載道，宋景濂得其華，方正學得其大。五經皆史也，易之史，與書之史，實詩之史，婉禮之

史詳春秋之史嚴其義則一而已

羅東川僑

豫之吉  
水人

羅僑字惟升先生所學是靜存動察砥礪頻密不失  
儒先軌範其潛心語錄曰每於暗室中靜坐久亦自  
生明觸目光輝豈有此心靜久而不生明者乎人心  
有明暗何也明者是原來天理暗者是後來私欲平  
日有矜持之工夫則隨寓有安舒之氣象欲看動時  
無差須在靜時無欠欲看行時無差須在知處無欠  
學者工夫不過謹於性情心術念慮之微涵養於平  
時察識於方動審決於臨事則無適而非道矣身在



此心卽在此事在此心卽在此精神專一莫非天理  
流行卽敬也愈嚴愈密是之謂篤恭事如是心亦如  
是表如是裏亦如是純粹真實莫非天理周匝卽誠  
也積中布外是之謂王道然敬則誠矣誠則敬矣所  
得多在靜中動時所得皆受用乎靜中也而動靜一  
矣所行多出所知行處有得皆受用乎所知也而知  
行一矣

羅整菴欽順

吉之卷  
和人

羅欽順字允升先生之論理氣最為精確以為天性  
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明覺是心而非

性信如斯言則性體也心用也性自人生以上靜也  
心是感物而動動也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  
動靜闔闢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萬物之生  
長收藏斯民之日用彛倫千條萬緒紛紜轆轤而卒  
不克亂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別  
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夫在天為氣者  
在人為心在天為理在人為性是故性者心之性舍  
明覺自然自有條理之心而別求所謂性亦猶舍屈  
伸往來之氣而別求所謂理矣困知記曰此理之在  
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

一真湛寂而無餘唯其無餘是以至約乃知聖經所謂道心惟微者其本體誠如是矣故至精者性也至發者情也至神者心也所貴乎存心者固將極其深研其幾以無失乎性情之正也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兩言之者動靜之分體用之別也凡靜以制動則吉動而迷復則凶唯精所以審其幾也唯一所以存其誠也允執厥中從心所欲不踰矩也人固萬物中一物耳人猶物也我猶人也形質既具則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於我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唯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



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格物之訓如程子九條互相發明辟言如子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而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為疑是豈嘗一日實用其功徒自誣耳書之若有恒性理之一也克綏厥猷分之殊也中庸天命之性理之一也率性之謂道分之殊也天地間非陰陽不化非太極不神化乃陰陽之所為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為而太極非神也一故神而故化化雖兩言而其行也常一神本一而兩之中無不在焉

言陰陽則太極在其中矣言太極則陰陽在其中矣  
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蓋心性至為難明是以多誤謂  
之兩物又非兩物謂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却心即無  
性除却性即無心惟就一物中剖分得兩物出來方  
可謂之知性學未至於知性天下之言未易知也

汪石潭俊

弋陽人

汪俊字折之濯舊說曰心性一也不可分分而言之  
則性乾道也心坤道也凡從心而出者皆性之德也  
臣之所行皆君之令也妻之所生皆夫之子也即地  
之道而天在其中矣性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象求故

曰性即理也若心則涉於有象而可言矣聖人之心  
道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六經之為教皆出於  
聖人之心故曰道也

崔浚渠銑

河南安陽人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嘗曰陽有知而陰無知是故  
質受神以為運魄資魂以為識陽有去而陰常居是  
故炎火熄而灰存花色落而朽貯止氣外之形無神  
外之氣止理外之神止命外之理止心外之命止帝  
外之心心者具萬理而出命者也覺心之放即求也  
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己之是即非也妬人之長即短



也又曰觀諸造化靜多於動雖陽氣畢達萬有并作  
本體固凝也可以知德矣觀諸造化動而無息是故  
絕澗石壁草蘚之生冬冽地坼薺麥之青可以知仁  
矣

何柏齋塘

懷慶武  
涉人

何塘字粹夫歷工戶禮侍郎謝病陞右御史不就  
有言先生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者曰此後世儒者輕世  
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冕自是  
軒冕如何銖視得此何異老莊蜀狗飄瓦曰如是孔  
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浮雲在不義不在富貴也

陰陽管見曰造化之道一陰一陽而已陽有知陰無知陰有形陽無形陽無體以陰為體陰無用待陽而用相合則物生相離則物死天陽之陽神而無形地陰之陰形而不神火陽之陰可見然後無形水陰之陽能化然後終無知也乾變其初九為初六則為巽故風為天之變蓋天下交於陰也坤變其六三為九三則為艮故山為地之變蓋地上交於陽也離變其九三為六三則為震火為陰伏則奮擊而為雷故雷為火之變坎變其初六為初九則為兌水與陽交則相和而為澤故澤為水之變也

王浚川廷相

河南儀封人

王廷相字子衡其雅述曰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  
胞時便能視聽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己者自餘  
因習而知因悟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  
知也父母兄弟之親亦積習稔熟而然耳父母生之  
而乞諸他人養之長而唯知所養者為親耳塗而遇  
諸父母視之則常人焉耳此可謂天性之知乎又曰  
易雖有數聖人不論數而論理要諸盡人事耳故曰  
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自邵子以數論天地人物之  
廢棄人為而尚定命以故後學論數紛紜廢置人事



別為異端害道甚矣

黃泰川佐

廣之香山人

黃佐字才伯以博約為宗旨博學於文知其根而溉之者也約之以禮歸其根則千枝萬葉受澤而結實者也博而反約於心則視聽言動之中禮喜怒哀樂之中節彙倫經權之中道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張甬川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語要曰凡物交於前有所溺之謂放無所溺而勿之省也滯其情於物焉之謂放無所滯尸居惕如也而不知其所如之謂放心放矣孰求之

曰心求之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用也夫心至明而至剛固足以自求自復而不假乎其他也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已矣非有所追而獲之也欽之而已矣於其惛然不自知者惕然自省之而已矣

張淨峯岳

張岳字維喬論學書曰古人學問只就日用行事上實下工夫所謂物格者只事理交接念慮發動處便就辨別公私義利昭晰明白然後意可得而誠心可得而正不然一念私見橫據於中縱使發得十分懇

到如適越北轅愈務愈遠其雜言曰一念到時鬼神  
皆通又曰客慮不必純是人欲凡泛思者皆客慮也  
天下之理有精麁本末之殊吾身之應事接物亦有  
緩急先後之序要擇其最切於己者而精思之漸次  
積累久後心體自明應接自無礙矣又曰見處貴透  
徹行處貴著實

徐養齋問

常之武  
通人

徐問字用中讀書劄記曰間思妄想客感得以乘隙  
而入病在中養不固而門戶濶疎斜徑滑習耳學者  
知心上公私便知事上有義利張南軒許魯齋謂學



莫先於義利之辨此之程朱論學已是第二件工夫  
然於世態沈冥中要識此便能卓然有立

李諸生經綸

李經綸字大經以詩三百篇非夫子之舊漢儒雜取  
逸詩以足其數作詩教考以禮有三曰儀曰曲曰官  
見諸動止食息日用倫常者謂之曲行之吉凶軍賓  
嘉者謂之儀朝廷之制度謂之官作禮經類編王湛  
二家之學盛行先生不以為是作衛道錄及大學稽  
中傳

顧涇陽憲成

常之無錫人

東林學案序曰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  
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為口實以為止國  
由於東林補之為兩黨即有知之者亦言東  
林非不為君子然不無過激且倚附者之不  
純為君子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  
竊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為講院  
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  
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  
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為南臯少墟於東  
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單科場者謂

之東林政逆閹者謂之東林以至言棄情奸  
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  
不謂之東林若是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  
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  
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  
者以東林為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  
子之道辟則坊與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  
議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  
乎清議熄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閹之紅本  
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



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汲虞淵而取  
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虜虜蟻  
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  
虜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威度越前  
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冷風  
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  
可悲也夫

顧憲成字叔時小名齋劄記曰勿謂今人不如古人  
自立而已勿謂人心不如我心自盡而已董仲舒曰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此意最見得好三千

七十其間品格之殊至於倍蓰只一疑心事個個光明提著權謀術數便覺忸怩自然不肖盡及他非故擯而絕之也又曰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二氏之所謂空也名似而實遠矣是故講言空者以似廢真混言空者以似亂真又曰一日遊觀音寺見男女載道余謂季時曰即此可以辯儒佛凡諸所以為此者一片禍福心耳未見有為禍福而求諸吾聖人者也佛氏何嘗邀之使來吾聖人何嘗拒之使去佛氏何嘗專言禍福吾聖人何嘗諱言禍福就中體勘其間必有一疑真精神迥然不同處季時曰

此時愚夫愚婦之所為耳有識者必不然曰感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為感也真應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為應也真真之為言也純乎天而人不與焉者也研究到此一絲莫遁矣又曰人身之生死有形者也人心之生死無形者也衆人見有形之生死不見無形之生死故常以有形者為主聖人見無形之生死不見有形之生死故常以無形者為主商語曰博文是開拓工夫約禮是收斂工夫乾坤一闔一闢也坎離一虛一實也震艮一動一靜也兌巽一見一伏也皆可作博約註疏又曰予謂平居無事一切行住坐



卧常人亦與聖人同大概言之耳究其所以却又不同蓋此等處在聖人都從一團天理中流出是為真心在常人則所謂日用而不知者是為習心指當下之習心混當下之真心不免毫釐而千里矣昔李寒敏講學諸友競辨良知叢一問曰堯舜孔子宣不同為萬世之師今有人過堯舜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安過孔子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不安就下車孔廟而言指曰良知則分明是個良知就不下車堯舜廟而觀則安於堯舜廟者固是個習心而不安於孔廟者亦祇是個習心耳良知何在衆皆茫然無對

高景逸攀龍

常州之無錫人

高攀龍字存之語曰真知天自是形體隔不得觀天地則知身心天包地外而天之氣透於地中地之氣皆天之氣心天也身地也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倚心依身身依心心自相依倚又曰政事本於人才舍人才而言政者必無政財用本於政事舍政事而言財者必無財又曰廊廟山林俱各有事在山林者一念不空即非真體有民社者一念不實亦非真空又曰心氣分別譬如日廣照者是氣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又曰顯諸仁即是藏諸用譬如一株樹

春風一動枝葉蔚然枝葉都是春發出是顯諸仁然  
春都在枝葉即藏諸用夫子言仁曰恭寬信敏惠可  
見仁都在事上離事無仁

錢啓新一本

常州武進人

錢一本字國端電記曰稜角多全無渾涵氣象何以  
學為又曰求在我者天不在心外求命不在身外求  
求在外者求天於心之外求命於身之外

孫淇澳慎行

常之武進人

孫慎行字聞斯文鈔曰傳云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  
聽於神則是恃鬼神之道反不免廢人之道唯盡人



之道便可合鬼神之道人之道廢鬼神未有應者也  
人之道盡鬼神未有不應者也其有為處即鬼神之  
為其才能處實鬼神牖之才能在在事事各有檢防  
各有靈嚮

顧涇凡允成

顧允成字季時小辨齋劄記曰炎祚之促小人促之  
也善類之殃小人殃之也紹聖之紛更小人紛更之  
也今不歸罪於小人而反歸罪於君子是君子既不  
得志於當時之私人而仍不得志於後世之公論為  
小人者不惟愚弄其一時仍并後世而愚之也審如

其言則將曰比干激而止商龍逢激而止夏孔子一  
矯而春秋遂流為戰國孟子與蘇秦張儀分為三黨  
而戰國遂吞於呂秦其亦何辭矣

史王池孟隣

常州宜興人

史孟隣字際明論學曰古人以心為嚴師又以師心  
自用為大戒於此參得分明當有會處

劉靜之永澄

楊州寶應人

劉永澄字靜之緒言曰巧宦之法大率趨承當路不  
可稍失其意雖己之吏胥亦不肖稍失其意蓋知吏  
胥亦能操吾之短長也清夜自思此一種是何等心

事豈可使人知

許靜餘世卿

常州人

許世卿字伯勲其言曰和風未學油油惠清鄧寧希  
望望夷勅其子曰何人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  
不做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子方可名學人  
耳

耿庭懷橘

北直河間人

耿橘字庭懷其言曰夫所謂漫天漫地亘古亘今者  
是何物天地古今尚在此內而此必欲附麗一物乎  
所謂神理綿綿與天地同久者亦必有神理之真體



而曰附麗則獨往獨來者果安在也不隨生存果附  
麗於生乎不隨死止猶有所附麗乎生而附麗於生  
是待生而存也死而必再生以求附所麗是隨死而  
止也待生而存生已死矣隨死而亡焉能再生

吳霞舟鍾密

武進人

吳鍾密字密穉其隨筆曰人生只君親而大本凡日  
用應酬宗族眷屬無不本於親本此之謂仁凡踐土  
食毛事上臨下無不本於君本此之謂義有伊尹之  
志則可仕不則貪位慕祿之鄙夫而已矣不可與事  
君也有顏子之樂則可處不則飽食閒居之小人而

已矣未足與議道也

華鳳起允誠

無錫人

華允誠字汝立先生居恒未嘗作詩蒙難之春為二  
律云緬思古則企賢豪海外孤臣噉雪毛眼底兵戈  
方載路靜中消息不容毫默無一事陰逾惜愁有千  
端枕自高生色千秋青史在自餘誰殺却勞勞振衣  
千仞碧雲端壽域由來不二看日月光華宵又旦春  
秋遷革歲方寒每爭毛髮留詩禮有逐波流倒履冠  
應盡只今祈便盡不堪回首問長安是亦知死之一  
證也

陳幾亭龍正

浙之嘉善人

陳龍正字惕龍學言曰日無定中月無定滿人無定強方至即行長強即消斯須不得留留則有息矣人形氣不得不衰也心不得不自強也形氣似月心似日

劉念臺宗周

越之山陰人  
藏山學案

劉念臺字起東其語錄曰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者天理之所以妙合而無間也靜以宰動動復歸靜者人心之所以有主而常一也故天理無動無靜而人心惟以靜為主以靜為主則時靜而靜時動而動即靜



即動無靜無動君子盡性至命之極則也又曰心之  
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性之德曰誠誠者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此心性之辨也故學始  
於思達於不思而得又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  
道也又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曰一歲  
一周天而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  
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即其間亦有愆陽伏陰釀  
為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此所謂大哉乾  
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又曰滿腔子皆惻隱之心以  
人身八萬四千毫竅在在靈通知痛癢也只此知痛

瘡心便是惻隱之心凡乍見孺子感動之心皆從知  
痛瘡心一體分出來朱子云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  
心太分析惻隱是知痛表德又曰春秋去先王之世  
未遠始生老氏為惑世誣民之祖當時一種好異者  
起而應之如原壤徒不少轉相祖述逾流逾遠一變  
而為楊墨再變而為申韓三變而為蘓張終變而為  
佛氏之學以返老氏清淨易簡之初旨嗣後士夫往  
徃以佛氏之說文老氏之奸精者竊道德之唾餘以  
學佛龕者拾翕張之機鋒以學禪而楊墨申韓蘓張  
之學時時出沒其間終宇宙世界學道人只是此局

李谷平中

吉水人  
所居  
里名谷平

李中字子庸谷平日錄曰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但私則與天地不相似一去其私則我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之為聖人全此心而已作善獲福作惡獲禍此理自然如此由大路恭然行將去何利如之若由曲徑穿林莽未有不損傷如求報應惑之甚矣往古來今皆有一定之命只是人自勞攘腦中除去一切閒思量則天理自在此心灑然勢利出脫是實得之學也不見不聞只是虛虛者心之本實者心之質心也者虛而實求仁之學萬古聖賢之正脈也



霍渭厓韜

廣之南海人

霍韜字渭先謚文敏文敏粹言曰惟日孜孜不敢少懈只求不得罪天理而已今之人耳目口鼻猶夫古之人也聲音笑貌猶夫古之人也何獨於心而疑之堯舜所以聖純天理絕人欲而已君子之學也太和元氣灌注一身斯其學之醇君子之於治也太和元氣灌注天下斯其治之極

薛西原憲

鳳陽亳州人

薛憲字君采約言曰太虛之中一理旁薄上帝曰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吾心亦神也小人自智其

愚妄意神道為茫昧肆其惡而無忌憚謂天為弗知  
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為可欺而吾心已不可欺矣觀  
人心之同可以知天觀人心之感應可以知神矣人  
心之神能格于天之神盈乎天地吾心之神盈乎  
天地非滯於塊然之軀而已

舒梓溪勞

江西進賢人

舒勞字國裳太極釋義曰人之生者曰理曰氣曰質  
曰數四者而已性之善惡出乎理神之清濁出乎氣  
才之優劣出乎質壽之短長出乎數四者同出於太  
極太極形而上者人物形而下者也人又人物又物

源遠而末益分譬之嘉穀之種一歲而有粃粒焉再  
歲而色粟異焉三歲而形味或異其中之義固自若  
也

朱瞿塘知德

川之梁山人

未知德字矣鮮語錄曰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  
箇理字千思萬想消不得我一箇數字千橫萬逆消  
不得我一箇忍字聖學在心之意念上用工夫禪學  
在心之未發上用工夫天道之誠即太極之實理以  
氣候論春生秋殺以動物論春鴈北來秋寒蟬鳴以  
一物論黍千年是黍不變而為稻稻千年是稻不變



而為渠此便是天之誠

盧冠巖字忠

嶺南人

盧字忠字獻甫其言曰天地雖閉塞而化未嘗息日月雖沉晦而明未嘗息江河雖隱伏而流未嘗息故人心不可以動靜言總說靜已是動

呂心吾坤

河南寧陵人

呂坤字叔簡語曰今人不如古人只是無學無識學識須從三代以上求總正大總中平今只將秦漢以求見識抵死與人爭是非已自可笑況將眼前聞見自己聰明翹然不肯下人尤可笑也今人無事不苟

且只於虛套搪塞竟不咀嚼真味又曰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卧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于思親貞婦懷夫這箇是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却是禪定之學又曰懶敬二字立身之賊也千德萬業日怠廢而無成千罪萬惡日橫恣而無制皆此二字為之又曰世人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今且不須擇人只於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長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為賢人人必有一見集百人之見可以決大計恐我於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忍匹

夫匹婦哉又曰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  
之吏律令所寬賴清議以明之清議所寬萬古無反  
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寬之也故此事得罪於  
天甚重又曰有天欲有人欲吟風弄月訪花隨柳此  
天欲也天欲不可無無則寂人欲不可有有則穢天  
欲即好的人欲人欲即不好的天欲別錄曰泰山喬  
嶽之身海濶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照月臨之  
目旋乾轉坤之手盤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  
潔冰清之骨此男兒八景也

鹿乾岳善繼

北之定  
興人



鹿善繼字伯順論學語曰禮樂不是鍾鼓玉帛節文  
不是聲容制度全在日用間應事接物上討求應節  
其當然而然極其中的去處叫做禮其自然而然極  
其和的去處叫做樂兩個字又却是一個理未有不  
合禮而得成樂不合樂而得成禮者細體之自見

曹貞予于汴

平陽安邑人

曹于汴字自梁學則曰遭人之唾罵斥辱皆我大得  
益處又曰談風水者專言鬼蔭故欲安其枯骨至於  
祖父生前或置之不得其所宜其為蔭生祖父不及  
死祖父乎此大惑也又曰洪濛未闢之始有合而無

分形象既判之後似分而實合光風霽月何與於我而忤狂飈陰霾何與於我而慘水光山色何與於我而喜荒原頽壁何與於我而悽則風月水石固有通於我者我乃忤之慘之喜之悽之耳

郝楚望敬

楚之京山人

郝敬字仲輿知言曰有目能見無目即無見有耳能聞無耳即無聞有血肉軀便有我無血肉軀即無我有計較思量便有心無計較思量即無心此凡夫局於形氣所謂顛倒迷惑沉淪生死為可悲憫者也悟中人頑不假五官四肢閉明塞聰兀然枯朽而光燦

朗鑑到處空明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羅方為知者  
孔子之道時中而已包三才貫古今所謂滄海之濶  
日月之光觀波瀾浩蕩然後知天下莫大於水觀光  
輝普照然後知明莫大於日月若但窮源於山下涓  
涓耳仰觀懸象規規耳求本於聖心幾希耳故善觀  
水者於波瀾涵湧處善觀日月者於光明普照處善  
觀聖道者於萬象森羅處

黃石齋道周

福之鎮  
海衛人

黃道周字幼元榕壇問業曰上知下愚俱是積習所  
成積習既成遷改不動如他性初何曾有上知下愚



之別

金正希聲

徽之休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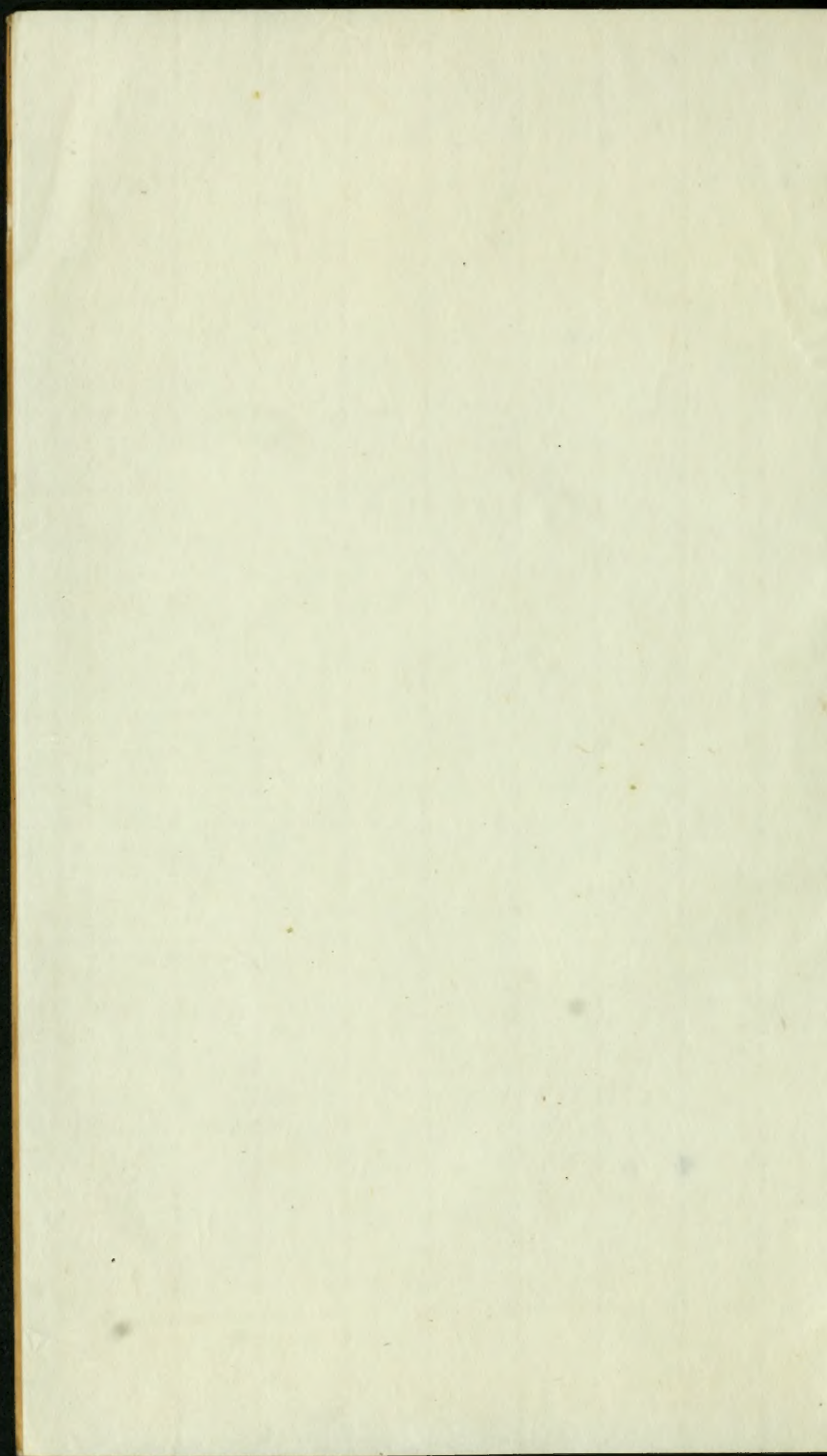
金聲字正希天命解曰譬之水焉性猶水也道猶江河也性之於道猶水之必就下而行地中為江河也言本天命猶歸大海也無以壅水而自行地非率性之道乎有以濬地而後達水非修道之教乎功績為水而用力在治地教指為性而用力乃在修道

裕元曰聖人吾不得以見吾於六經以北聖人之心矣吾道盛於宋朝兩程氏朱夫子出至皇朝宋景濂得其華方正學得其大後有姚江之學宗陸

辨朱其說遍天下凡以致良知為主者浙中江右  
南中楚中北方粵閩等處無慮六七百人哢哢聒  
聒有闕一代氣數而甘泉諸儒與陽明分主教事  
尊湛若水各立門戶唐曙之言曰良知新學惑世  
誣民立於不稗不霸之間習為多疑多詐之行李  
經綸作衛道錄并斥王湛二家之學顧涇陽數人  
起於東林無一點浮薄索隱之說而其為譁院不  
過是一郡之內耳三百年之後尚有讀書種子景  
咸學案一部余游中州王楚材詳言是事鏤板於  
浙西贈之二函蓋其書兩學俱載其言論義理如

鏡照而燭行自可發明余鈔作一書編於筆記之  
末俾自解其正邪之別云





燒紅山滿行自可無明今妙修一書編於卷之  
末俾自新其性之別矣

